

世界文學名著

妬 誤

著 者 特 那
譯 文 烈 黎

LE FEU QUI
REPREND MAL

By
J. J. BERNARD

Translated by
LI LIEH WEN

中華民國

譯者的話

本劇原名 *Le Feu qui reprend mal*，直譯應作「重燃壞了的火」，因嫌累贅，故改今名。原劇見 *albin michel* 書局出版的 *J. J. Bernard* 戲曲集第一集。

「妬誤」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第一次由 *Escholiers* 劇團假 *Théâtre antoine* 上演，當時即惹起批評界之注意，謂爲近年來少有的成功之作。自後巴黎國立劇場 *Comédie Française* 時時排演，賣座之盛，十年如一日。我去年曾去看過兩次，都很滿意。

現在法國有名的批評家 *Régis Gignoux* 氏曾批評本劇說：“Ce n'est pas simplement une nouvelle page à l'étude de la jalousie; c'est un tableau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這不單是研究嫉妬心的新的一頁，這却是現代史的一張繪

畫。
）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對。

烈文譯後記。

人物

安得烈·麥南

麥南父

勃朗施（麥南妻）

貞勒·麗龍（勃朗施的女友）

人 物

第一幕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一個小城內中學教員安得烈·麥南家裏。

簡單而清潔的住所。左邊有一個窗戶開在一隻櫃子和一隻小書架的中間。裏邊有一張通到過路屋去的門和一隻碗櫥。右邊有一張門和一隻小桌子。舞台邊上有一隻壁爐。靠近舞台中央處有一張圓桌和幾把椅子。壁爐前面有一把安樂椅和一隻矮櫈。

（幕啓時可以見到桌上有餐後剩下的東西。安得烈·麥南的妻勃朗施獨個兒坐在矮櫈上，鞠躬向火。她這樣的過了一會，隨後起身向桌子走去。她動手把碗碟整置在一隻盤內。但忽然停住而呆想着……有人敲門。她戰慄了一下，再急忙整理着碗碟。同時叫道：「請進！」鄰居貞勒·麗龍進場。）

貞勒 進來不妨事的嗎？

勃朗施（稍許過於熱烈的樣子） 不的，不的……

貞勒（就坐） 我想起你一個人在家，因而我來陪陪你。

勃朗施（拋下碗碟走來坐在貞勒身旁，稍爲疲倦的樣子） 你真好極了。

貞勒 這些美國人開走也畢竟使人感着一點空虛。

勃朗施 還不是嗎？

貞勒 我瞧出你弄了一桌小小的酒席。

勃朗施 我猜你也一樣罷。誰也不能讓他們就這樣走去。

貞勒 是啦，我們像慶祝休戰簽字一樣，開了一瓶香檳酒。這樣弄到在同一个星期裏面開了兩瓶。

勃朗施 我呢，我已沒有香檳酒了。我僅僅把飯菜弄得好點。

貞勒 這事我可以信你。你從來沒有待錯過你的美國人。

勃朗施（不安）我們應當做我們所應當做的事。這些人是老遠的跑來幫助我們的。一個客氣的接待不是小而又小的事嗎？

貞勒 當然啦……但我却仍舊不免時常想着爲什麼人家要你款留一個男人呢，要單單一個人的你。難道人家有這種權柄嗎？

勃朗施 市長先生是那樣懇請着。你很可相信否則我決不願意的。但市長先生對我說，在我們這樣小城內，一個教員的女人應當給人家一個好榜樣。安得烈如果在家時，也一定會對我說這一樣的話的。因此我才接受了。

貞勒 可是你真有把握以爲安得烈知道這兒經過的事情時會滿意的嗎？

勃朗施（起身，非常貞潔的樣子）這兒經過的事情……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貞勒（稍許有點神經質的樣子，她把桌子收拾完了。）

貞勒 瞧啦，親愛的勃朗施！我知道你沒有做過一點壞事。你沒有懂得我所要說的意思！我不過想着如果安得烈知道人家曾經叫單單一個男子住在你這兒，他或者會不高興的。

勃朗施 但你好像疑着一些非常的事情的樣子。

貞勒 我嗎，一點沒有。

勃朗施 我敢斷言有的……

貞勒 這真不知要怎樣對你說才好？……難道這兒還有誰比我認識你更深嗎？

勃朗施（走來再坐着） 啊！你，那自然……但人都這樣壞。你以為有些人不能幻想着我

和這美國人……究竟我也不知道他們想的什麼。

貞勒 你既然問心無愧，那麼你可不必注意那些無聊的話。

勃朗施 像你這樣知己，你當然知道我的心事！難道我還會起什麼念頭想去欺負一個從

一九一四年就被俘了的可憐男子嗎？那簡直不算是人啦！怎的！我能夠苦痛到現在，而在

這會兒……

貞勒 當你快要再和他團敘……

勃朗施 聽啦，不，請不要說這話。我不敢希望這事……如果他會回來的話，難道我不應當

早就知道的嗎？

貞勒 你究竟轉着什麼念頭？今天是十八。離休戰簽字不過七天呢。

勃朗施 但我三個月沒有得到消息了！

貞勒 是這事使你難過嗎？又不是你一人如此！你以前不有時更久沒有消息嗎？

勃朗施 我蠢，我自己知道。但當一個不好的念頭盤據在我的腦中時，我簡直無法自解。

貞勒 我們這一區有二十多個人被俘。一個都沒有回。你爲什麼以爲恰好會發生什麼事情在你的身上呢？

勃朗施（搖頭） 啊！我不知道……我的性情如此。（她起身。）

貞勒 你不好好的坐着。

勃朗施 這一切都得整理。

貞勒 你要我幫幫你嗎？

勃朗施 不，我沒有時候。我把碗碟拿到廚房去。其餘晚上再弄。

（她一面說，一面把碗碟安放在盤內。）

貞勒 你究竟有什麼事這樣急？

勃朗施 沒有什麼……是……我要到火車站那邊去一下，沒有別的。

貞勒 火車站那邊……（但勃朗施拿着盤子出去了。貞勒忽然拍着額角，咕嚕道：）不錯啦，那些美國人三點鐘上車。

（她搖着頭。勃朗施進場。）

勃朗施（窘迫） 你懂得……如果我到車站去……這比較漂亮……對嗎？對於這班人

……我想你也會去罷……這很近。

貞勒 我親愛的勃朗施，你是一個小孩。我猜你對這美國軍官有點意思。

勃朗施（大咳） 你說的什麼？你瘋了嗎？貞勒，請再不要提起這樣的事情！如果不幸這話

傳到安得烈的耳裏……

貞勒 你把我看做甚麼人？我很明白你是一個非常忠實的女人。你沒有本領欺負安得烈，

連那樣念頭你都不能有的。並且正因為你不能欺負安得烈的緣故，才發生了你現在的煩悶，對於一種極純潔的單是親切的情緒所感的煩悶……

勃朗施 對啦……對啦……你很清楚解釋我的心思……因這緣故，你算代替了一點我的安得烈。

貞勒 自然啦！我結婚前做過教員的。我知道要怎樣和小孩子說話。還有一層，唉！我有着一個你所沒有的人生的經驗。

勃朗施 可憐的貞勒，我知道……當我想到你能瞞着你的丈夫……至於我，說謊一事真是我所做不到的。

貞勒 謝天謝地！你沒有什麼要瞞的，你！

勃朗施 不是嗎？對於一個男子發生一點友情有什麼不好呢？這軍官曾做過我的良好的友伴，這就完了。再則他聰明！總之你認識他……

貞勒 是啦，這確實算得一個最好的人。

勃朗施（呆想）聽我說，貞勒……

貞勒 怎的？

勃朗施 你真想不到他臨去前對我的要求。

貞勒 我有點疑到這層……

勃朗施 不……我起初本不願把這事告訴你的，我不願把這事告訴世間無論何人。但這樣使我難耐……請不要對別個說，我求你。

貞勒 你放心好了。

勃朗施 當這人在這兒住的這四個月裏面，我曾非常苦痛着。我對他有點友情，但他……他希望我們之間有別的東西。

貞勒 我懂得。

勃朗施 你可看出我那時的地位多麼困難……（沉默）我一直拿我對於安得烈的忠忱壓住一切。

貞勒 這層你不用對我說。

勃朗施 當我有時發生了甚麼不十分純潔的思想時，安得烈的姿容便來阻住這思想……許多次我會髮髻覺得他的美目凝視着我的兩眼，像以前當他叫我「小寶寶」時一樣！

貞勒 他把你看得他的小女兒一樣。相差十歲，當然有點不同。他從禱心裏只有個你。

勃朗施 是啦。你很認識他。我時常想着，他在那兒，一個人，當懷念我時，一定常現着這同樣的情調，好像他能看見我一樣，不過稍爲沈鬱一點……啊，我可以向你斷言這種幻想會非常幫助我抵抗惡事（她呆想了一會）我畢竟做到沒有和這軍官逾越常軌……他自己對於這事也下了決心。我們彼此都以能夠做做好朋友爲滿足……不過……

貞勒 不過？

勃朗施 好，我告訴你罷……剛才他臨去之前，他拿着我的手。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上吻了很久，他的兩眼滿含着眼淚，他對我說……

(她躊躇着。)

貞勒 他對你說？

勃朗施 「和你離別真使我傷心。我是沒有家室的。請和我一路到美國去罷……」

貞勒 有這等事！

勃朗施 (想了一下，忽然說) 你可以想到我怎樣反對來。拋棄安得烈忍心使他回來時發現他的家庭是空的……啊，難道我以後能不對鏡自愧？

貞勒 怎的？你沒有一下就把這念頭摒去？

勃朗施 但這正是我所告訴你的意思啦！

貞勒 那麼爲什麼枉費你的時間去追問自己走後的情形呢？

勃朗施 我不大懂得你的話。

貞勒 當一個人決定不去做那事，他就不會再去想那事，而這就完了。但假使他還想着如果 he 做了那事便會怎樣怎樣，那麼，這就可見他還沒有十分把握。

勃朗施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

貞勒 爲什麼你現出惋惜着……

勃朗施（熱烈） 惋惜着什麼，貞勒？

貞勒 惋惜着你曾拒絕那……

勃朗施（反抗） 啊！貞勒！（她把頭抬起）我愛安得烈……

貞勒（沉默一會後） 馬上就要三點鐘了……（勃朗施瞧着她，猶疑不安）你真的還要到那兒去嗎？

勃朗施 我們一塊去。

貞勒 聽我說啦。你可不要和我客氣。我，這毫無關係。既然這就在對面，你可跑去一下，我在這兒編着東西等你。

勃朗施（拿着一頂帽子邊戴邊說） 真的，你不會生氣我？

貞勒 笑話。

第一幕